

92年最新畅销书

虎林飘香

(上集)

高 惠

青海人民出版社

故事梗概

虎林有武林第一家之称，后裔季伯玉初涉江湖便丢失神龙令，还受人嫁祸为“红粉挽歌”。“红粉挽歌”是一名杀手，为武林公敌，正是咸欲杀之而后快。季伯玉走投无路之际，只好戴上友人所赠的人皮面具；不料，又给洗剑公主误为自己的丈夫，日夜追随他左右。他身受武林祸，又遭桃花劫，正自叹际遇坎坷……

此时，被师傅逐出门墙的悟德大师在途上遇到季伯玉遭人狙杀。他伸援手把季伯玉救出，把他交托水飘香母女，嘱她们护送他返回虎林。水母因欠老和尚人情，只好答允，季伯玉因而认识红颜知己水飘香……一路上，不断遭遇黑白两路的高人追杀，又与水飘香失散，幸得一代大侠沈振山的女儿沈芳儿助他脱险，并传授他师门绝技，孤男寡女，朝夕共处，终于，共越友谊之界。

水飘香自被无名岛少岛王竹龙强行带返无名岛后，便与义兄季伯玉失散，她十分怀念季伯玉，便乘竹龙醉后悄悄逃走，但几经艰辛也寻不着他，后在一偶然机会竟巧遇上，且他身边已多了个沈芳儿，但季伯玉对她的爱仍不减当初……

正当三人合力卫道除魔，竹龙之妹竹凤竟又钟情季伯玉，并以酒力使他堕入胭脂陷阱，后他更发觉身上武功尽失，可是竹凤所为？季伯玉喜爱的沈芳儿，其父沈振山现正居上武林第一家之位，当年却是他陷害季伯玉为“红粉挽歌”？季伯玉所丢失的神龙令又是否他窃去？竹凤对季伯玉是真情还是假意？背后可有阴谋？请看本书自有分晓。

目 次

红粉挽歌至	武林遭浩劫		(1)
宝药变毒药	难救恩师命		(29)
红颜似手足	巧杀桑一娘		(59)
虎林遭历劫	飘香挽狂澜		(84)
飘香情义切	宫主性狠烈		(107)
假仆认假主	假妻救假夫		(135)
群英大集会	难猜闷葫芦		(164)
猝来银公子	掳走醋娘子		(192)
义兄救兰妹	掳劫竹姑娘		(218)
孤岛订友谊	竹王起疑心		(247)
三面捉迷藏	客邸遇故人		(273)
建立根据地	澄清大是非		(304)
寻武圣剑法	找竹凤芳儿		(332)
既遭桃花劫	又遇有情人		(358)
洗剑宫血战	俞宫主身亡		(392)

异途回山洞	江湖事更多·····	(419)
长啸声怒发	蛇阵尽溃散·····	(446)
忽离又忽合	儿女总情长·····	(481)
抗拒神龙帮	三路英雄会·····	(503)
武林会盟津	门派显身手·····	(547)
武林会收场	沈芳儿被掳·····	(582)
飘香馆落成	豪侠归虎林·····	(625)
魔道已除尽	湖海乐升平·····	(656)

红粉挽歌至 武林遭浩劫

歌功、咏言、抒情、述志……

古往今来，歌的功能，当得是史不绝书。

它可以兴邦，也可以亡国，但它横扫江湖，使人们闻声丧胆，人人自危的却不多见。

“十四为君妇，羞颜未尝开。十五始展眉，愿同尘与灰，十六君远行，妾上望夫台……”

这是一首闺怨，既不足兴帮，也不能亡国，它却轰传武林，在江湖上造成无比的震撼。

守经街的蟹黄包子是成都美点，其中又以朱家老店最为出色。

离晌午还有个把时辰，朱家老店已经上了八成座，再过一会儿只怕就座无虚席了。

食堂原是闹哄哄的，但人们却忽然一静。

那震耳欲聋的喧嚣之声，像是突然被一把无比的快刀劈断，一下子静了下来。

此时整个食堂被一股诡异的气氛笼罩着，人们鸦雀无声，几乎没有人敢喘一口大气。

莫非朱家老店出了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

不，人们只是听到了一缕闺怨之声而已。

它音调清脆，有如珠走玉盘，但时远时近，飘浮莫测，令人无法找出它的位置。

这股清脆的歌声，为人们带来极深的恐惧，每一个音符都像一记沉重的铁锤，它使人们心弦震撼，根根汗毛直竖，冷汗浹背而流。

直待六句歌词听完，人们才松了一口气，接着喧哗之声哄然而起，朱家老店又热闹起来了。

这是为了什么？莫非只要听完六句歌词，危机便已过去。

没有愿意探讨这些，现在他们的所关心的，只是那热香四溢的蟹黄包子。

有些人天生好奇，能够瞧到别人瞧不到的东西，就算丢掉生命也愿意。

那六句短歌能够使人发抖，能够使人不敢喘出一口大气。

对好奇者自然具有无比的吸引力了。

朱家老店的食客之中，就有三个好奇者被它引了出去。

当歌声初起之际，一条人影忽然夺门而出，接着人影连闪又有两个跟踪而去。

他们目标一致，直奔少城，但走在街上不能太快，否则就要惊世骇俗了。经过这一阵耽搁，待他们赶到少城，歌声早已停歇，自然什么都没有瞧到。

没有瞧到唱歌的，这两起好奇的人却碰了头。

第一个到达少城的是一名黄衫少年，他约莫二十四岁，年岁虽是不大，神情上却显得十分落寞，而且满身风尘，一

脸倦态，好像天天在江湖上奔走，从来没有好好睡过一晚似的。

次到的是一老一少，两个都是大光头，敢情他们是出家人，一个师父，一个徒弟。

小和尚目光流转，向四周打量一眼，然后一瞥黄衫少年，道：“师父，适才那歌声分明是由这儿传出来，怎么会连人影也没一个？”

小和尚只有十五六岁，说起话来倒有点老气横秋，他的目光还时常溜向黄衫少年，好像这几句话在向他询问似的。

老和尚不算太老，最多不过五十出头，他先是一皱眉头，再长长叹息一声道：“她的歌声好像是用……”

用什么，老和尚不说了，小和尚却急了起来。

“说嘛，师父，她是用什么唱出来的呢？”

“自然是用嘴唱出来的，这个还要问吗？”

“不，师父，你刚才的意思分明是说歌声有点古怪。”

“这个……咳，我只是有点怀疑，那是不能作准的。”

“你怀疑什么？师父，说出来也好让弟子长点见闻嘛！”

“她的歌声好像是用一种失传已久的奇功唱出，所以咱们才找不到她确实的所在。”

小和尚啊了一声，黄衫少年也面色一变，显然，老和尚语出惊人，使他感到十分骇异。

老和尚没理会这些，却以低沉的口吻道：“红粉挽歌出现之处，必然会血腥不断，惨案频传，看来成都一带的武林各派，将要遭到一次劫难了。”

小和尚道：“师父，咱们在江湖上积修善功，这件事不能不管。”

老和尚道：“当然该管，只是咱们却有些不便。”

小和尚道：“有什么不便的？凭咱们师徒莫非还斗她不过。”

老和尚微微一笑：“就算斗得过她，你到哪儿去找她？”

小和尚呆了一呆道：“师父，你老人家足智多谋，一定可以想一个法子。”

老和尚道：“光儿，不是师父长别人的志气，红粉挽歌要是好对付，她怎么能横行江湖，人人害怕！”

他是对小和尚说话，目光却是盯着黄衫少年，好像这几句话是说给黄衫少年听的。

小和尚似乎不同意老和尚的说法，因而哼了一声道：“这么说咱们怕她了，那咱们跑来这儿干什么？”

老和尚道：“瞧热闹啊，你忘记咱们是跟着别人来的！”

黄衫少年原是在低头沉思的，此时忽然猛一抬头，和老和尚瞥了一眼道：“此地没热闹好瞧，两位可以走了。”

老和尚一怔道：“你在赶咱们？”

黄衫少年道：“在下没这么说，只是不希望有人打扰。”

小和尚撇撇嘴道：“这就怪了，莫非这少城是你的？要不，你能来咱们也能来，怎么能说打扰你了？”

这话不错，少城不是黄衫少年的，实在不能说别人打扰，于是他身形一转，举步就待离去。

谁知老和尚忽然出声招呼道：“慢点，施主，贫僧还有话说。”

黄衫少年停下脚步道：“请说。”

老和尚道：“人生际遇全靠一个缘字，咱们相逢就是有缘，所以希望施主能施舍一点什么。”

黄衫少年一呆，说道：“你要向我化缘？”

老和尚道：“贫僧正是这个意思。”

黄衫少年面色一变，沉声叱喝道：“你是谁？”

老和尚道：“我么，大庙不收，小庙不留，咱们师徒是一
对如假包换的野和尚，怎么，莫非施主还要将和尚和身世查
个明白？”

黄衫少年冷冷道：“别装了，两位一起上吧！”

老和尚摇摇头，说道：“想打架？君子动口，小人动手，
咱们一个都不上，更不要说两个了，其实……”

黄衫少年不耐的叱喝道：“老和尚，你有没有完？”

小和尚道：“哎，你这人怎么一点也沉不住气，我师父才
教训了两句，你就不耐烦了！本来嘛，年轻人戒之在斗，看
你斯斯文文的，居然要找和尚打架，这怎能怪我师父教训
你？”

黄衫少年被这一对疯疯颠颠的师徒一个劲儿的夹缠不
清，气得他一跺脚，凌空一个飞跃，一言未发，迳自狂驰而
去。

四川号称天府之国，成都是四川的首善之区。据成都志
所载，五代蜀主孟昶，尝命市民沿城遍植芙蓉，每届秋季，
但见四十里花海如锦，将成都装饰得灿烂夺目，因而“锦城”
或“蓉城”之名也就驰誉天下了。

成都市民也因此养成爱花之癖，几乎是户户有花园，家
家都种花，闻名全国的花会也因此应运而生。

今年跟往年一样，花会是在青羊宫举行，现在才只辰
初，宫前的广场已热闹非凡了。

花会当然以卖花为主，但卖各种小吃的，玩杂耍的，卖衣料布匹的，以及星相医卜等等，当真是百行离陈，应有尽有。

今年花会惟一不同于往年之处，是人潮之中多了些佩刀持剑的武林人物。

沈家是成都名门望族。老爷子沈振山更是西南武林的泰山北斗，武林各派都有人前来祝寿，刚巧遇到花会，他们自然要去瞧瞧热闹。

这班人参观花会并不紧，如果“红粉挽歌”也来凑热闹，那就是焚琴煮鹤大煞风景了。

“红粉挽歌”这个词儿不知道是什么人取的，听起来虽是有有点刺耳，但却颇切题，因为唱歌是红粉，歌声之后多半会有人丧失生命，以“红粉挽歌”来形容，再也恰当不过。

昨天红粉挽歌出现过，那时她似乎不想杀人。

现在更希望她不要出现，否则这热热闹闹的花会，岂不要天下大乱。

但世界上的事就是这样，正当人们兴高彩烈之际，一缕清脆的歌声忽然响了起来。

“十四为君妇，羞颜未尝开，十五始展眉，愿同尘与灰，十六君远行，妾上断魂台，恨……恨……恨……”

这首歌的词儿跟昨天的差别不大，只是将“望夫台”换作“断魂台”，另外加了三个“恨”字而已。

但这小小的不同，却使人们面色大变。

尤以那三个“恨”字，就像三记铁锤击在人们的前胸，花会上的人成千累万，每一个人都感到心神狂震。

“啊，你干么？走路不带眼睛！”

是一个卖馄饨的，有人冲过来，把他的担子连人都翻倒了，他自然要向那人理论。

当他注目向那人一瞧之后，竟然吓得呼叫起来：“啊，不得了，杀了人呀！”

可不是杀了人了，撞翻馄饨担子的到现在还躺在地上，背脊插着一把小刀，八成是不能活了。

不管怎么说，适才的挽歌是替他唱的必然不错。

此时人们由四方八面涌了过来，他们要瞧瞧这位牺牲者是何等人物。

“啊！是他……”有人认出死者来了。

“他是谁？”另外一个好奇者出声询问。

“他可是一个有头有脸的人物，快刀安勇阁下应该有过耳闻。”

“太湖王的得意弟子？这下唱史歌的可捅出大漏子来了。”

“这与咱们无关，只要挽歌不落在咱们的头上，管它捅出多大的漏子！”

“说的也是。”

“走吧，朋友，此非善地——”

这儿的确不是善地，因为地上正躺着一个死人。

这个死人是黑道霸主太湖王的得意门徒，也是西南武林泰斗沈老爷子的拜寿客人。

红粉挽歌固然没有人敢惹，这两位黑白两道的霸主同样招惹不得。

是非只为多开口，烦恼皆因强出头，远离是非之地总是

对的，因此瞧热闹的也就一哄而散。

花会出了人命案，无异焚琴煮鹤，胆小一点的都纷纷离去。这天的花会也只好草草收场了，黄衫少年也是人命案的目击者。他虽曾找寻凶手但未能如愿。花会收场之后他只得意与阑珊的回到住处。

成都城里有三家最高贵的客栈，这三家客栈全被擎天剑沈振山包了，只要是来沈家拜寿的客人，都可以免费食宿。

黄衫少年住的“迎宾阁”，正是这三大客栈之一。他刚刚踏进大门，掌柜的就迎着招呼道：“公子，请到这边来登记。”

“哦，好的。”

他接过了旅客登记簿，按上面的格式一一写了下去：“季伯玉，二十三岁，安徽虎林，武林第一家。”

武林第一家，好吓人的字号，黄衫少年季伯玉敢情来头不小。

不过掌柜的并未被这项字号吓倒，甚至他的脸色也没有丝毫变化，口中只说了一声多谢，就转身招呼别的客人去了。

季伯玉回到客房，歇息一阵之后已是晚餐时间了，他缓步跨进饭堂，迎面遇到那对夹缠不清的和尚。

“啊，小施主，咱们当真有缘，竟然住在一个店里。想来还没有吃饭吧？那边有一张空桌，施主请。”

“多谢大师。”

季伯玉不想跟这对师徒罗嗦，也不管他们在那儿进食，身形一转，迳向那张空桌走去。他刚刚坐下，老和尚师徒俩竟然跟了过来。

“三个人比较热闹一点，施主不反对吧？”

“花银子的是沈老爷子，在下无权反对，只怕这些菜饭不合大师胃口。”

三荤一素，连汤里都有肉丝，这样的菜肴自然不是出家人能够吃的。

谁知小和尚嘟起嘴道：“菜还马马虎虎，可惜少了一壶酒，沈老爷子也太寒酸。”好家伙，鱼肉不忌，还要喝酒，这哪里像六根清静的出家人？

那么这是一对酒肉和尚了。

不管他们是酒肉和尚，还是花和尚，季伯玉不想跟他们攀交情，迳行自个儿吃喝起来。

待三碗大米饭下了肚，他才发现老和尚师徒俩连筷子都没有摸一下，不由面色一红道：“对不起，在下太失态了。”

老和尚道：“这没有什么，咱们师徒已经吃过了，你快吃吧！”

季伯玉一怔：“可是适才小师父说……”

小和尚道：“咳，你这人怎么搞的？我是在替你抱不平嘛，有菜没酒，多么别扭！”

季伯玉神色一愕，他觉得这对师徒有些莫测高深，而且对他似有所图，如不摸清他们的底细，岂不枉称武林第一家的传人了。

这只是他的想法，但他那副神色岂能瞒过这一对精灵鬼怪般的师徒？

不过老和尚只是微微一笑道：“小施主，贫僧想跟你作一笔交易，你可愿意？”

季伯玉道：“在下不会作生意，大师找错人了。”

老和尚道：“你错了，施主，咱们以物易物，公平交易，没有什么会不会的。”

季伯玉道：“对不起，大师，在下对交易没有兴趣，你还是找别人去吧！”

老和尚道：“你的生死与别人无关，你叫我找谁去谈？”

季伯玉愕然道：“大师该不是在危言耸听吧？”

老和尚道：“出家人不打诳语，小施主这么说是侮辱佛门了。”

季伯玉道：“那么大师说说看。”

他语音甫落，小和尚忽然咳了一声道：“师父，吃饱了，喝足了，还赖在这儿做什么？”

小和尚眼观六面，耳听八方，邻桌有人来了，他立即发出警号。

老和尚站了起来，道：“这儿的晚霞很美，贫僧想出去溜溜，小施主有没有兴趣？”

季伯玉道：“好吧，大师请。”

他们穿过几条街道，再度来到少城，这儿比较空旷，可以看晚霞，说话也方便一点。

老和尚先向季伯玉瞥了一眼，再投目空际，道：“小施主，你在虎林好好的日子不过，跑到成都来做什么？”

季伯玉道：“咱们收到擎天剑沈大侠的请帖，怎能不来？”

老和尚道：“当然该来，只不过成都地面龙蛇混杂，什么样的人都有，什么样的事都会发生，施主应该瞧得出来。”

季伯玉淡淡一笑道：“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在下自信还有一点应付事故的能力。”

老和尚道：“这个贫僧相信，不过……不过……”

季伯玉道：“不过怎样？大师尽管说吧。”

老和尚面色一整道：“贫道有几句话如鲠在喉，不吐不快，希望施主不要介意。”

季伯玉道：“不要紧，大师请说。”

老和尚道：“富贵无三代，清官不到头，这是形容贵州土地瘠薄的谚语，其实任何一个门派或世家何尝不是这样？”

季伯玉道：“大师说的是。”

老和尚道：“武林第一家执各派牛耳已近百年，时至今日，已有今非昔比之感，施主是否同意贫僧的看法？”

季伯玉淡淡一笑，对老和尚的评语未置可否。

老和尚收回目光，再度投向季伯玉说道：“江山代有才人出，当今武林各派的人材之盛，堪称百年来所未有，就以成都一地来说吧，擎天剑沈振山威震江湖，西南一带的黑白两道，都望他马首是瞻，因此……”

季伯玉道：“大师，因此怎么啦？”

老和尚叹息一声，说道：“因此武林第一家，就成为一般新兴门派的眼中之钉了。施主远离虎林，唉……”

季伯玉神色安详地道：“这没有什么，瓦缸不离井口破，将军难免阵前亡，在下敢只身闯荡江湖，就没有将生死二字放在心上。”

老和尚道：“如果事关贵门声誉，施主也不放在心上么？”

季伯玉的心头震动了。个人生死他可以不计，但事关师门荣誉，他就不得不慎重考虑了。

经过一阵沉吟，他忽然目光一抬，问道：“大师这般说法，必然有所根据，请问……”

老和尚道：“当然有根据，不过施主纵然知道也于事无补。”

季伯玉道：“这么说咱们的交易是谈不成了，告辞。”

他转身就待离去，老和尚却伸手一拦道：“慢点，施主，贫僧还有话说。”

季伯玉道：“大师还有什么指教？”

老和尚道：“不是贫僧不说，是怕说了施主不会相信，不过说不说都不要紧，并不影响咱们的交易。”

季伯玉道：“哦……”

老和尚道：“咱们的交易十分简单，贫僧保证施主能够安全离开成都，但只求暂借‘神龙令’一用。”

季伯玉道：“大师适才说过，武林第一家今非昔比，神龙令还有什么作用？”

老和尚道：“这是咱们的交易，有没有作用施主就不必管了。”

季伯玉道：“对不起，大师，在下不能同意。”

老和尚道：“贫僧借用神龙令保证绝不损及贵门的荣誉，而且于半年之内原物奉还。”

季伯玉摇摇头道：“武林第一家虽已没落，但神龙令却是本门的标帜，除非家师允许，在下无权借给他人，不情之处，请大师多多鉴谅。”

老和尚道：“如果施主无力保护神龙令呢？”

季伯玉冷冷道：“大师是要用强了，请划下道来吧。”

老和尚道：“施主误会了，买卖不成仁义在。出家人岂能

用强？”

季伯玉道：“既然如此，在下告辞了。”

擎天剑沈振山住在东城根街，紧靠着皇城的西侧，这是一幢十分雄伟的建筑，当得是气象万千。

太阳还没有冒出山头，沈府已经热闹起来了；里里外外全都披红挂彩，连门前的石狮子也带着一片喜气。

辰时以后，拜寿的客人陆续到达，当真是车水马龙，群英荟萃。在西南，这种盛况是空前的。

此时人潮涌向寿堂，但见万头攒动，摩肩接踵，这般叱咤江湖的豪客，全都希望一瞻西南泰斗沈老爷子丰采。

寿堂虽是不小，却无法容纳如此众多的贺客，因此沈府总管汪哲传出了沈老爷子的交待。

他先替主人向客贺道谢，并请他们留下来尽情玩乐，沈府除了酒食无限量地供应外，还有三个戏班子，两起杂耍，贺客虽多，倒也不愁没有地方消遣。

其次是前来拜寿的各门各派，沈老爷子准备分批接见，由于人数太多，在时间上不得不有所耽搁，所以要请大家原谅。

经过汪总管这一宣布，除了各派掌门及一方霸主被请进外，其余的全都散去，各自寻找乐子去了。

季伯玉也是贺客之一，他却不愿在沈府耽搁下去，但在汪总管宣布之后，他又不便离开了，如果沈振山要接见他而找不到人，这不只是失礼，而且是瞧不起主人。在无可奈何之中，他只得听听戏，瞧瞧杂耍，来打发这一天的时光。

当夜色深沉之际，沈府依然笙歌处处，热闹非凡，不过